

下卷

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从。”道甚大，教孔丘为知。後世不信道文，但上孔书，以为无上，道故明之，告後贤。“道之为物，唯恍唯惚。”道微，独能恍惚不可见也。恍惚中有物，惚恍中有像，不可以道不见故轻也。中有大神气，故喻囊籛。“窈冥中有精。”大除中也。有道精分之与万物，万物精共一本，其精甚真，生死之官也，精其真，当宝之也。“其中有信。”古仙士宝精以生，今人失精以死，大信也。今但结精，便可得生乎？不也。要诸行当备，所以精者道之别气也。入人身中为根本，持其半，乃先言之。夫欲宝精，百行当备，万善当著，调和五行，喜怒悉去。天曹左契，{□下}有馀数，精乃守之。恶人宝精，唐自苦终不居，必自泄漏也。心应规制万事，故号明堂。三道布阳耶阴害，以中正度道气。精并喻像池水，身为池堤封，善行为水源。若斯三备，池乃全坚。心不专善，无堤封；水必去，行善不积；源不通，水必燥干；决水溉野，渠如溪江。虽堤在，源不泄，必亦空。{山行}燥析裂，百病并生。斯三不慎，池为空坑也。“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”古今常共此一道，不去离人也。“以阅众甫。”道有以来，更阅终始，非一也。甫者，始也。“吾何以知终甫之然，以此。”吾，道也，所以知古今终始共此一道。其事如此也。

“曲则全。”谦也。月谦先曲後全明，学道反俗，当时如曲不足也，後亦令明。“枉则正。”枉亦曲也，曲变则正。学道反俗，独自勤苦，当时如相侵枉也，後致正。“窒则盈。”谦虚意也。行无恶，其处空。道喻水喜归空居恶处，便为善，炁归满故盈。“弊则新。”物弊变更新，学道羸弊，後更致新福也。“少则得，多则或。”陈力殖穀，裁令自足。天与之，无基考可得福，多望不止则或，或耶归之也。“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”一，道也。设诫，圣人之行为抱一也，常教天下为法式也。“不自是故章。”明者乐之，就诫教之，不乐者墨以不言。我是若非，勿与之争也。“不自见故明。”圣人法道，有功不多，不见德能也。“不自伐故有功。”恶者伐身之斧也。圣人法道不为恶，故不伐身，常全其功也。“不自矜故长。”圣人法道，但念积行，令身长生。生之行，垢辱贫羸，不矜伤身，以好衣美食与之也。“夫唯不争，故莫能与争。”圣人不与俗人争，有争避之高逝，俗人如何能与之共争乎？“古之所谓曲则全，岂虚语，故成全而归之。”谦曲後全，明非虚语也。恐人不解，故重申示之也。

“希言自然。”自然，道也。乐清静，希言入清静；合自然，可久也。“飘风不终朝，遯雨不终日。”不合清静自然，故不久竟日也。“孰为此天地。”孰，谁也。天地为飘风遯雨，为人为诫，不合道，故令不久也。“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於人。”天地尚不能久，人欲为烦躁之事，思虑耶计，安能得久乎？“故从事而道得之。”而，如也。人举事令如道，道善欲得之，曰自然也。“同於德者，德得之。”人举事与德合，德欲得之也。“同於失者，道失之。”人举事不惧畏道诫。失道意，道即去之，自然如此。“信不足，有不信。”前章已说之也。

“喘者不久。”用气喘息，不合清静，不可久也。“跨者不行。”欲行千里，一步而始，积之以渐。今大跨而立，非能行者也，不可久也。“自见不明，自是不彰，自饶无功，自矜不长。”复解前章之意耳。“其在道。”欲求仙寿天福，要在信道，守诫守信，不为贰过。罪成结在天曹，右契无到而穷，不复在馀也。“曰馀食餼行，物有恶之。”行道者生，失道者死，天之正法，不在祭餼祷祠也。道故禁祭餼祷祠，与之重罚，祭餼与耶通同，故有馀食器物，道人终不欲食用之也。“故有道不处。”有道者不处祭餼祷祠之间也。

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家漠独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”叹无名大道之巍巍也，真天下之母也。“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吾，道也。还叹道美，难可名字，故曰道也。“吾强为之名曰大。”言道甚大。言强者，恐不复不能副其德也。“大曰逝。”逝，去也。大神无能制者，便立能去之也。“逝曰远。”翕然便能远去也。“远曰反。”翕然便能还反也。“道大天大地大生大。”四大之中，何者最大乎？道最大也。“域中有四大，而生处一。”四大之中，所以令生处一者。生，道之别体也。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自然者，与道同号异体。令更相法，皆共法道也，天地广大，常法道以生，况人可不敬道乎。

“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”道人当自重精神，清静为本。“是以君子终日行，不离辎重。”重精神清静，君子辎重也，终日行之，不可离也。“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”天子王公也，虽有荣观，为人所尊，务当重清静，奉行道诫也。“如何万乘之主，以身轻天下。”天子乘人之权，尤当畏天尊道。设误意自谓尊贵，不复惧天道，即为自轻其身於天下也。“轻则失本，躁则失君。”轻躁多违道度，则受罚辱，失其本身，亡其尊推矣。

“善行无彻迹。”信道行善，无恶迹也。“善言无瑕谪。”人非道言恶，天辄夺{□下}。今信道言善，教授不耶，则无过也。“善计不用筹{□下}。”明计者心解，可不须用{□下}。至心信道者，发至至诚，不须旁人自劝。“善闭无关键不可开。”心三川，阳耶阴害，悉当闭之勿用。中道为正，至诚能闭耶志者，虽无关键，永不可开。不至诚者，虽有关键，犹可开也。“善结无绳约不可解。”结志求生，务从道诫。至诚者为之，虽无绳约，永不可解。不至诚者，虽有绳约，犹可解也。“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而无弃人。”常为善，见恶人不弃也。就任教之，示道诫。说其人不化，不可如何也。“常善救物，而无弃物。”与上同义也。“是谓袭明。”袭，常明也，能知此意明明也。“善人不善人师。”不善人从善人学善，故为师。终无善人从不善人学善也。“不善人善人之资。”善人无恶，乃以恶人为资。若不善人见人其恶不可，善人益自勤劝。“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知大迷。”不善人不贵善人，善人不以恶人自改，皆为大迷也。“此谓要妙。”明知此甚要妙也。

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奚。”欲令雄如雌。奚，何也，亦近要也。知要安精神，即得天下之要。“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”专精无为，道德常不离之，更反为婴儿。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”精白与元炁同色，黑太阴中也。於人在肾，精藏之，安如不用为守黑，天下常法式也。“常德不贷，复归于无极。”知守黑者，道德常在，不从不人贷，必当偿之，不如自有也。行《玄女经》、《龚子》容成之法，悉欲贷，何人主当贷若者乎？故令不得也。唯有自守，绝心闭念者，大无极也。“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”有荣必有辱。道人畏辱，故不贪荣，但归志於道。唯愿长生，如天下谷水之欲东流归於海也。“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”志道当如谷水之志欲归海，道德常足。朴，道本气也。人行道归朴，与道合。“朴散为器，圣人用为官长。”为器以离道矣，不当令朴散也。圣人能不散之，故官长治人，能致太平。“是以大制无割。”道人同知俗事、高官、重禄、好衣、美食、珍宝之味耳，皆不能致长生。长生为大福，为道人欲

制大，故自忍不以俗事割心情也。

“将欲取天下而为之。”狂或之人，图欲篡弑，天必煞之，不可为也。“吾见。”吾，道也。同见天下之尊，非当所为，不敢为之。愚人宁能胜道乎？为之故有害也。“其不得已。”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五帝精生，河雒著名；七宿精见，五纬合同。明受天任而令为之，其不得已耳，非天下所任，不可妄庶几也。“天下神器不可为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”非天所任，往必败失之矣。夫物或行或随，自然相感也。行善，道随之；行恶，害随之也。或嘘或吹，嘘温吹寒，善恶同规，祸福同根，虽得嘘温，慎复吹寒，得福慎祸来。“或强或羸。”强后必更羸，羸复反更强，先处强者，后必有羸；道人发先处羸，後更强。“或接或随。”身常当自生，安精神为本，不可恃人，自扶接也。夫危国之君，忠臣接之，不则亡。夫病人医至救之，不制则死。“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。”去甚恶及奢太也。

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彊天下。”治国之君，务修道德，忠臣辅佐，务在行道，道普德溢，太平至矣。吏民怀慕，则易治矣，悉如信道，皆仙寿矣，不可□彊兵也。兵者非吉器也，道之设形，以威不化，不可专心甘乐也。道故斥库楼，远狼狐。将军骑官房外居，锋星脩柔去极疏，但当信道，於武略耳。“其事好还。”以兵定事，伤煞不应度，其殃祸反还人身及子孙。“师之所在，荆棘生。”天子之军称师。兵不合道，所在淳见煞气，不见人民，但见荆棘生。“故善者果而已，不以取彊。”果，诚也。为善至诚而已，不得依兵图恶以自彊。“果而勿骄。”至诚守善，勿骄上人。“果而勿矜。”至诚守善，勿矜身。“果而勿伐。”至诚守善，勿伐身也。“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彊。”至诚守善，勿贪兵威。设当时佐帝王图兵，当不得已而有。勿甘乐也，勿以常为彊也。风后佐黄帝伐蚩尤，吕望佐武王伐纣，皆不得已而为之耳。“物壮则老，谓之非道，非道早已。”闻道不能行，故老，老不止早已矣。

“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有道不处。”兵者非道所惠，有道者不处之。“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”左右契也。“兵者不祥器，非君子之器。”重明其凶事也。“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前章已说之也。“恬淡为上，故不美。”道人恬淡，不美兵也。“若美必乐之，是煞人。夫乐煞者，不可得意於天下。”明乐兵乐煞不可也。“故吉事尚左，丧事尚右。”左右契也。“是以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。”偏将军不专煞生之机，像左；上将军专煞，像右。“言以丧礼处之，煞人众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战胜以丧礼处之。”不得已而有者，辄三申五令，示以道诫，愿受其降。不从者当闵伤悲泣之，如家有丧，勿喜快也。

“道常无名。”不名大，托微小也。“朴虽小，天下不敢臣。”道虽微小，为天下母，故不可得臣。“王侯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宾。”人不可以贵轻道，当之，万物皆自宾伏。“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。”王者行道，天地惠，滋泽生。“民莫之令而自均。”王者尊道，吏民企效，不畏法律，乃畏天神，敢为非恶。皆欲全身，不须令敕而自平均。“始制有名。”道人求生，不贪荣名。今王侯承先人之後，有荣名，不强求也。道听之，但欲令尊道行诫，勿骄溢也。“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。”王侯承先人之後。既有名，当知止足，不得复思高尊强求也。“知止不殆。”诸知止足，终不危殆。“譬道在天下，犹川谷与江海。”道在天下，譬如江海，人一心志道，当如谷水之欲归海也。

“知人者智。”知平他人善恶，知不合道德，道人但当自省其身，令不陷於死地，勿平他人也。“自知者明。”如此甚明矣。“胜人有力。”好胜人者，但名有力也。“自胜者彊。”自修身行善胜恶，此乃彊也。“知足者富。”道与谦也。“彊行有志。”道诫甚难，仙士得之，但志耳，非有伎巧也。“不失其所者久。”富贵贫贱，各自守道为务，至诚者道与之，贫贱者无自鄙强欲求富贵也。不强求者，为不失其所故久也。又一说曰，喜怒五行战伤者，人病死，不复待罪满地。今当和五行，令各安其位勿相犯，亦久也。“死而不亡者寿。”道人行备，道神归之，避世托死，遇太阴中，复生去为不亡，故寿也。俗人无善功，死者属地官，便为亡矣。

“大道汜，其可左右。”汜，广也。道甚广大，处柔弱，不与俗人争，教人以诫慎者宜左契，不诫慎者置右契。“万物恃以生而不辞。”不辞谢恩，道不贵也。“成功不名有，衣被万物不为主，可名於小。”道不名功，常称小也。“万物归之而不为主，可名於大。”归，仰也。以为生既不责恩，复不名主，道乃能常大耳。“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”法道常先称小，後必乃能大，大者长生，与道等寿。

“执大象天下往。”王者执正法，像大道，天下归往，旷塞重驿，向风而至。道之为化，自高而降，指谓王者，故贵一人。制无二君，是以帝王常当行道，然後乃及吏民。非独道士可行，王者弃捐也。上圣之君，师道至行以教化。天下如治，太平符瑞，皆感人功所积，致之者道君也。中贤之君，志信不纯，政复扶接，能任贤良，臣弼之以道。虽存国，会不荡荡，劳精躬勤，良辅朝去，暮国倾危，制不在上，故在彼去臣。所以者，化逆也，犹水不西。虽有良臣，常难致治。况群邪杂政，制君讳道，非贱真文，以为人世可久随之。王者道可久弃捐，道尊且神，终不听人，故放精耶。变异纷纷，将以诫海。道隐却观，乱极必理，道意必宣，是以帝王大臣，不可不用心殷勤审察之焉。“佳而不害。”王者行道，道来归往。王者亦皆乐道，知神明不可欺负。不畏法律也，乃畏天神，不敢为非恶。臣忠子孝，出自然至心。王法无所复害，形罚格藏，故易治，王者乐也。“安平大乐。”如此之治，甚大乐也。“与珥过客止。”诸与天灾变怪，日月运珥，倍臣纵横，刺贯之咎，过罪所致；五星顺轨，客逆不曜，疾疫之气，都悉止矣。“道出言，淡无味。”道之所言，反俗绝巧，於俗人中，甚无味也。无味之中，有大生味，故圣人味无味之味。“视不足见，听不足闻，用不可既。”道乐质朴，辞无馀，视道言，听道诫，或不足见闻耳而难行。能行能用，庆福不可既尽也。

“将欲翕之，必固张之。”善恶同规，祸福同根，其先张者後必翕。“将欲弱之，必固彊之。”先彊後必弱。“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。”先兴後必衰废。“将夺之，必固与之。”先得後必夺也。“是谓微明。”此四事即四怨、四贼也。能知之者，微且明。知则副道也，道人畏翕弱废夺，故造行先自翕自弱自废自夺，然后乃得其吉。及俗人废言，先取张彊兴之利，然後返凶矣。故诫知止足，令人於世间裁自如，便恩施惠散财除殃，不敢多求。奉道诫者，可长处吉不凶，不能止足，相返不虚也。道人不可敢非，实有微明之知。“柔弱胜刚彊。”道气微弱，故久在无所不伏。水法道柔弱，故能消穿崖石，道人当法之。“鱼不可胜於渊。”诫为渊，道犹水，人犹鱼，鱼失渊去水则死；人不行诫守道，道去则死。“国有利器，不可以视人。”宝精勿费，令行缺也。又一说曰，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，宁避人勿为人所避，宁教人为善勿为人所教，宁为人所怒勿怒人，分均宁与人多勿为人所与多。其返此者，即为示人利器也。

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”道性不为恶事，故能神无所不作，道人当法之。“王侯若能守。”王者虽尊，犹常畏道，奉诫行

之。“万物将自化。”王者法道为政，吏民庶孽子，悉化为道。“化如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”失正变得耶，耶改得正。今王者法道，民悉从正，斋正而止，不可复变，变为耶矣。观其将变，道便镇制之。检以无名之朴，教诫见也。王者亦当法道镇制之，而不能制者，世俗悉变为耶矣，下古世是也。“无名之朴，亦将不欲。”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，王者亦当法之。“无欲以静，天地自正。”道常无欲乐清静，故令天地常正。天地道臣也，王者法道行诫，臣下悉皆自正矣。